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天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

寒雲秘笈珍藏之印

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然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

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
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
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
不可因循今奉
勑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
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
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
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大
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
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
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
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
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
後進故叙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序

禮記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緜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

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
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
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
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
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
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
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
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
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
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
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
没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
史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
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
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璣注六藝論云六紀者
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

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
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
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
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
風姓也女媧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
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
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
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
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
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
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
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
蕢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
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
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

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大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大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以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二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故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

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録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仁孫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如星深惡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曲禮上第一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說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録屬制度案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去國之說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相見於郤地曰會如此之類是致貢朝會

之說當賓禮也兵車不式前有水則載青旌如此之類是兵車旌鴻之說當軍禮也侍坐於長者故君子式黃髮婦人之贄棋榛棗栗納女於天子如此之類是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當嘉禮也必知執贄當婦人之贄者以其士相見鄭目録以士執贄爲賓禮故也此篇既含五禮故其篇名爲曲禮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一以其屈曲行事則曰曲禮見於威儀則曰儀禮但曲之與儀相對周禮統心爲號若揔而言之則周禮亦有曲名故藝文志云帝王爲政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也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　第一者小爾雅云第次也呂靖云一者數之始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　鄭氏者姓鄭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前漢僕射鄭崇八世之孫也後漢徵爲大司農年七十四乃卒然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注者即解書之名但釋義之人多稱爲傳傳謂傳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云傳今謂之注者謙也不敢傳授直注己意而已若然則傳之與注各出己情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何以亦謂之傳其義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 禮主於敬 **儼若思** 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 **安定辭** 審言語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 **安民哉** 此上三句可以安民說曲禮者美之云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慎口之事　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爲實驗也毋不敬者人君行禮無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　儼若思者儼矜莊貌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今明人君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　安定辭者安定審也

辭言語也人君出言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是詳審於言語也　安民哉者但人君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者依於德義則政教可以安民也云哉者記人美此三句者也　注禮主於敬　正義曰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又案鄭目録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敬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主於敬然五禮皆以拜爲敬禮則祭極敬主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拜而後稽顙之類是凶禮須敬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荅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爲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　注儼矜至儼然　正義曰經唯云儼若思不云坐鄭必知坐思者案大學云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即思故知思必當坐也　注審言至樞機　正義曰論語云駟不及舌故審言語也易曰者易繫辭之文也故彼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者君子之樞機鄭注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引之者證審言語之事彼爲言行鄭云言語者既證經辭無取於行故變文爲語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　疏正義曰此一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故鄭引桀紂以證之　敖不可長者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夫矜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爲甚傾國亡家必由於此故戒不可長　欲不可從者心所貪愛爲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　志不可滿者六情徧覩在心末見爲志凡人各有志意但不得自滿故六韜云哭器滿則傾志滿則覆　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但主歡心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注四者至自禍　正義曰案尚書史記說紂惡甚多不可具載皇氏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是長敖也糟丘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象箸之等是志滿也靡靡之樂是樂極也桀之爲惡唯有民隊塗炭淫於妹嬉之事雖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惡故紂焚宣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桀紂皆自身爲惡以致滅亡故云自禍也

賢者狎而敬之　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月令曰雖有貴戚近習

畏而愛之　心服曰畏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已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

積而能散　謂已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

安安而能遷　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

臨財毋苟得　爲傷廉也

臨難毋苟免　爲傷義也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爲傷平也很閱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閱於牆

疑事毋質　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

直而勿有　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揔明愛敬安危忠信之事各隨文解之賢者狎而敬之者賢是有德成之稱狎謂近也習也賢者身有道藝朋類見賢思齊焉必須附而近之習其德藝儕倫易相褻慢戒令相敬也　注狎習至近習　正義曰引月令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婦功不得奢慢貴戚謂王之姑姊妹近習謂王之所親幸嬪御之屬言近習者王附

而近之習其色引之者證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連引貴戚於義無所當也　畏而愛之　正義曰賢者有其德行人皆心服畏之既有所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疎之

注心服至所畏　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子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曾參不在四科而子路入四科故曾參心服子路引之者證經畏是心服之義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正義曰愛謂己所親幸憎謂己所嫌恨人多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故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石碏知子厚是也心雖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祁奚知其解狐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　積而能散　正義曰凡人貪嗇皆好積而不好散今謂己有畜積能賑之賙無則是仁惠也

注謂己至樂氏　正義曰引宋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飢子皮貸民粟戶一鍾樂氏者宋司城官姓樂名喜字子罕宋亦飢樂喜請於平公云鄰於善民之望請貸民粟并使諸大夫亦貸之今不引鄭罕氏而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斂之宋樂氏施而不斂故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焉熊氏云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二家彼非也今鄭爲能散者直取一邊能散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檀弓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曹伯廬卒於師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　安安而能遷　正義曰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己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圖謀於後有害以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遷則離害也

注謂己至近之　正義曰晉舅犯者案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不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遷又非重耳之意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財毋苟得　正義曰財利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　臨難毋苟免　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父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闘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正義曰很謂小小閱很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而有小小閱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　分毋多求者此元是衆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入己故記人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　疏　爲傷至於牆　正義曰所引詩者是小雅常棣閔管蔡失道之詩也彼云兄弟閱於牆外禦

其侮引之者證經很亦是小小閱很之事若大很則當報之故論語孔子云以直報怨是也　疑事毋質　正義曰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己知故戒之云彼己俱疑而來問己質成也若己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而勿有　正義曰此謂彼疑己不疑者仍須謙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問己己若不疑而荅之則當稱師友所說以正之勿爲己有此義也　若夫　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　坐如尸　視貌正　立如齊　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

禮從宜　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　使從俗　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各依文解之若夫者凡人若爲丈夫之法必當如下所陳故目丈夫於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遷又非重耳之意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

臨財毋苟得　正義曰財利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　臨難毋苟免　正義曰難謂有冤仇謀害君父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父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闇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正義曰很謂小小閱很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而有小小閱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　分毋多求者此元是衆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入己故記人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　注爲傷至於牆　正義曰所引詩者是小雅常棣閔管蔡失道之詩也彼云兄弟鬩於牆外禦

又一時所補　甚草率

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　疏　正義曰此節論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各依文解之若夫者凡人若爲丈夫之法必當如下所陳故目丈夫於

上下乃論其行以結之 注言若至非夫 正義曰案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楚侵鄭晉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中軍將荀林父欲還不濟上軍將士會曰善中軍佐先縠曰不可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武叔初不欲戰爲冉求所非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二傳之言當是先縠之辭也彼無是謂我鄭君足之也 坐如尸 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爲尸若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故鄭云視貌正也 立如齊 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戒之云倚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 注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 正義曰磬且聽察也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法云磬者謂屈身如磬之折殺案考工記云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又云齊謂祭祀時者凡齊皆在祭前自整齊之名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齊者齊有立者但祭前有齊所以自整齊也則祭日神前亦當齊則齊者是先後通稱此言立如齊非祭前坐齊故鄭云齊謂祭祀時也若然此立謂侍尊者之時故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視下聽上是也 禮從宜 皇氏云上二事丈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儼恪之儀此下二事丈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時之宜也 注事不至善之 正義曰案春秋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使進退在大夫也使從俗 使謂臣爲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幣以爲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皇氏云上禮從宜與此使從俗互而相通皆是以禮而使義或然也 注亦事至不饗 正義曰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者謂若

郊特牲及聘禮朝聘皆有皮馬龜金竹箭璧帛之等有則致之無則已故云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者謂天不以四時而生若李梅冬實地不養者謂居山以魚鼈居澤以鹿豕君子不以爲禮者謂天不生地不養之等君子不將爲饗禮鬼神不饗者言君子不以爲禮者秖由鬼神不歆饗此非常之物明鬼神依人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

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

不辭費

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爲傷敬也人則習近爲好狎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踐履也言履而行之

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爲之文飾耳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尊道藝

疏 正義曰此一節揔明治身立行交接得否皆由於禮故以禮爲目各隨文解之夫禮者所以定親跡者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爲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爲跡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疑者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　別同異者賀瑒云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出母叔母及子婦是也　明是非也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揚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略之　禮不妄說人者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於佞媚也

注君子至說也　正義曰此論語文孔子曰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說之是妄說故君子不說也引證經禮不妄說人之事　不辭費　正義曰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今直有言而無行爲辭費　禮不至好狎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　不好狎者　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故鄭云習近爲好狎也　行脩至質也　凡爲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爲本禮以爲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質本也則可與禮爲本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熊氏以爲此謂人君在上招賢之禮當用賢人德行不得虛致其身禮聞取於人者謂禮之所聞既招致有賢之人當於身上取於德行用爲政教不聞直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已故鄭云謂君人者皇氏以爲人君取師受學之法取於人謂自到師門取其道藝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禮聞來學者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伏膺不聞往教者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己故鄭云尊道藝也

禮記正義卷第一

禮記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分辨皆別也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學或爲御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猶趨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聚猶共也鹿牝曰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爲諸事之本言人能有禮然可異於禽獸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故云非禮不成也道德爲萬事之本仁義爲羣行之大故舉此四者爲用禮之主則餘行須禮可知也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於開通是德從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經道謂才藝德謂善行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熊氏云此是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今謂道德大而言之則包羅萬事小而言之則人之才藝善行無問大小皆須禮以行之是禮爲道德之具故云非禮不成然人之才藝善行得爲道德者以身有才藝事得開通身有美善於理爲得故稱道德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者熊氏云教謂教人師法訓謂訓說義理以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具故云非禮不備但教之與訓小異大同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者周禮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又云以兩劑禁民獄故鄭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爭則萬事通名故左傳云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又云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是也此爭財曰訟對文異耳散則通名故左傳云衛侯與元咺訟是爭罪亦曰訟也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者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則列位於上士則列位於下兄前弟後唯禮能定也

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厲志自堅也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者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者班次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也皆用禮威嚴乃行也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者周禮都宗人云國有大故則令禱祠鄭注云祠謂報塞又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熊氏云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唯有禮乃能誠敬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又康成注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恭敬者何脩云在貌爲恭在心爲敬何之所說從多舉也夫貌多心少爲恭心多貌少爲敬所以知者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云貌曰恭又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論語云巧言令色足恭又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孝經說君父同敬爲母不同敬以此諸文言之凡稱敬多爲尊故知貌多爲恭心多爲敬也又通而言之則恭敬是一左傳云敬恭父命士昏禮云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孝經云恭敬安親此並恭敬連言明是一也撙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退讓以明禮者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推曰讓以明禮者既道德仁義已下並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度及退讓之事以明禮也　猩猩至禽獸　正義曰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郭注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貜狗聲似小兒啼今案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今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

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贄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揔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大上貴德 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

其次務施報 三王之世禮始興焉

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負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然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懾猶怯惑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世變道殊所貴有異雖負販者必須有禮各隨文解之 大上貴德者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時猶淳厚其德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故曰貴德也德主務施其事但施而不希其反也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恐是一事不分故鄭升帝於皇上以殊異代矣然五帝雖有三禮五玉陟方朝會而猶是揖讓故上同三皇是以禮運注謂五帝爲大道之時也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鄭玄意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

數燧人伏犧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爲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農爲木德女媧爲水德皆非鄭義也其五帝者鄭注中候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五帝所以稱帝者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稱之曰帝三王稱王者莊三年穀梁傳曰其曰王者人所歸往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則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至三王德劣不得上同於天唯稱王而已此云大上貴德鄭云帝皇之世則帝皇

以上皆行德也所以中候握河紀云皇道帝德非朕所事是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爲其本故道優於德散而言之德亦是道故揔云貴德既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以次推之則三王行仁五霸行義五帝雖行德亦能有仁故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是也案老子云道常無名河上公云能生天地人則當大易之氣也道德經云上德不德其德稍劣於常道則三皇之世法大易之道行之也然則可行之道則伏犧畫八卦之屬是也三皇所行者也下德不失德河上公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者也但三皇則道多德少五帝則道少德多此皆熊氏之說也今謂道者開通濟物之名萬物由之而有生之不爲功有之不自伐虛無寂寞隨物推移則天地所生微妙不測聖人能同天地之性其愛養如此謂之爲道此則常道人行大道也其如此善行爲心於已爲得雖不矜伐意恒爲善謂之爲德此則劣於道也既能推恩濟養惻隱矜恤於物謂之爲仁又劣於德若其以仁招物物不從已

征伐刑戮使人服從謂之爲義又劣於仁以義服從恐其叛散以禮制約苟相羈縻是之謂禮又劣於義此是人情小禮非大禮也聖人之身俱包五事遇可道行道可德行德可仁行仁可義行義皆隨時應物其實諸事並有非是有道德之時無仁義有仁義之時無道德也此道德以大言之則天地聖人之功也以小言之則凡人之行也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謂於一人之上亦能開通亦於已爲德以此言之則周禮三德六德及皋陶九德及洪範三德諸經傳道德皆有分域小大殊名不足怪也

注 其民施而不惟報 正義曰惟思也世既貴德但有施惠而不思求報也 其次務施報 正義曰其次謂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三王之世獨親其親獨子其子貨力爲已施則望報以爲恒事故云務施報 禮尚往來者言三王之世其禮王尚往來 貧賤至不懾 懾怯也惑也貧者之容好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若知禮者則詩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是以於貧賤之中必有所尊也

注 懾猶怯惑 正義曰何胤云憚所行爲怯迷於事爲惑義或當然 人生十年曰幼學 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二十曰弱冠 三十曰壯有室 有室有妻也妻稱室 四十曰強而仕 五十曰艾服官政 艾老也 六十曰耆指使 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 七十曰老而傳 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 八十九十曰耄 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 七年曰悼 悼憐愛也 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愛幼而尊老 百年曰期頤 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 大夫七十而致事 致其所掌之事於君

而告老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若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荅之制法度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各隨文解之人生十年曰幼學者謂初生之時至十歲依內則子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故以十年爲節也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者三月爲名稱幼冠義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喪服傳云子幼鄭康成云十五以下皆別有義今云十年曰幼學是十歲而就業也至二十曰弱冠者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並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氣未定故也不曰人生並承上可知也今謂庶人及士之子若卿大夫十五以上則冠故喪服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也其冠儀與士同故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是也其大夫之子亦二十而冠其諸侯之子亦二十而冠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若天子諸侯之身則皆十二而冠其釋在冠義三十曰壯有室者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若通而言之則宮室通名故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穿隆則曰宮因其貯物充實則曰室室之言實也今下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妻者齊也齊爲狹局云室者舍妾媵事類爲廣案媒氏云男三十女二十鄭康成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四十曰強而仕者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五十曰艾服官政者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即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既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　六十曰耆指使賀瑒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六十耳順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鄭注射義云耆耋皆老也　注六十至不親學　正義曰此王制文引之者證不自使也　七十曰老而傳　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既年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　注傳家至之父　正義曰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爲喪服有宗子孤爲

殤鄭云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也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也必爲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濯溉則子孫故序卦注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注云不齊則不祭也　八十九十曰耄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　注耄惛至及之　正義曰耄惛忘也者惛忘即僻謬也　所引春秋案左傳昭元年周景王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定公勸趙孟纂禹之績廣遠樹之功趙孟對云老夫罪戾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引之者證老爲耄　七年曰悼者悼憐愛也未有識慮甚可憐愛

四十曰強而仕者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五十曰艾服官政者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即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既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　六十曰耆指使賀瑒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六十耳順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鄭注射義云耆耋皆老也　注六十至不親學　正義曰此王制文引之者證不自使也　七十曰老而傳　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既年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　注傳家至之父　正義曰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爲喪服有宗子孤爲

己未南宋寧宗慶元六年
成王慶元己未凡八年

此書以光宗紹熙三年壬子

左傳昭元年周景王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定公勸趙孟纂禹之績廣遠樹之功趙孟對云老夫罪戾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引之者證老爲耄　七年曰悼者悼憐愛也未有識慮甚可憐愛

也年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次之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者幼無識慮則可憐愛老已耄而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旄三曰惷愚鄭注云若今時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故司刺有三赦皆放免不坐也　百年曰期頤者期要也頤養也人生百歲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頤養也易序卦文　大夫七十而致事者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耻懸車示不用也致事致職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　若不得謝者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　則必賜之几杖者熊氏云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朝是也案書傳云七十杖於朝鄭注云朝當爲國者以其下有八十杖於朝故以朝當爲國也與王制同並謂聽致事也　行役以婦人者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也　適四方乘安車者適四方謂遠聘異國時乘安車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　自稱曰老夫者若此老臣行役及適四方應與人語其自稱爲老夫言已是老大夫也必稱老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　注几杖至耄矣　正義曰安車坐乘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輜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輜輪明其小也春秋傳曰老夫耄矣者引左傳證老臣對他國人自稱老夫也此是春秋隱四年衛石碏辭也石碏子厚與衛州吁遊吁

弑其異母兄宁而自立未能和民欲結強援時陳侯有寵於周桓王州吁與石厚往陳欲因陳自達於周而石碏遣人告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於其國則稱名者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雖老猶自稱名也　注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者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士相見禮云士大夫於他邦之君曰外臣是上大夫於己君自稱爲下臣於他國君自稱爲外臣又玉藻云下大夫自名又鄭注玉藻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則曰外臣某是下大夫於己君稱名於他國曰外臣某此既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夫者既被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也且玉藻所云是其從下大夫例然臣於君單稱名無嫌也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己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從猶就也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爲　疏　謀於至從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有事取謀議於長者各依文解之　操几杖以從之者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已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持就也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安定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

在醜夷不爭　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　疏　凡爲至不爭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爭訟今各隨文解之　昏定而晨省者上云冬溫夏清是四時之法今說一日之法定安也晨旦也應卧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無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在醜夷不爭者此一句明朋儕禮也醜衆也夷猶儕也皆

等類之名風俗語不同故兼言之夫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誡之以不爭　醜衆至等夷　正義曰醜衆也釋詁文謂在衆不忿爭也云四皓曰陛下之等夷者證夷是等類也四皓漢時隱人高士也其四人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甪里先生皆老髮白皓素因呼爲四皓隱商山不仕高祖數召不出後爲高祖欲廢呂后之子盈而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爲太子張良使太子卑辭安車遣辯士以請四皓四皓果來舍建成侯所至漢十一年黥布反高祖令太子將兵擊之四皓自相謂曰凡來欲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驍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之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之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之等夷今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於是呂后如四皓言以請高祖高祖時疾自行十二年破黥布還而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皓從太子高祖驚曰吾召公數歲公逃我今反從我兒乎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

見父之執不謂之

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敬父同志如事父 此孝子之行也疏夫爲至行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謙卑行著於外所敬又廣今各隨文解之言夫者貴賤悉然也三賜三命也言爲人子雖受三命之尊終不敢受車馬車馬則身有成尊便比踰於父故不受所以許受三命而不許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日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

三賜至於君 正義曰云三賜不及者受命即受賜故三賜三命故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相將也云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者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案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康成云始有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者但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故以車馬言之云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者以公侯伯卿三命其子不受不敢比於父公侯伯大夫子男卿再命公侯伯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子三命不受車馬者皆是不敢踰於父不言天子諸侯之子不敢受者以其父位既尊不得言不敢比踰故云自卑遠於君案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其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然則此三賜鄭康成知非九賜之第三而云三命之賜者康成以九命與

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云三賜不及車馬其九賜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知此三賜非九賜之三賜也若是九賜之三賜即是身八命九命之尊禮絕凡庶何得下文云州閭鄉黨僚友交遊也故康成以爲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舍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其大夫賜樂鄉飲酒注云大夫若君賜樂及左傳魏絳有金石之樂非九賜之正法也車馬

之賜進退由於君命今言不受者君子仕辭位不辭祿其賜終必受之故鄭注下文不敢受重賜者心也　故州至信也　周禮司徒去王城百里置遠郊遠郊之內爲六鄉六鄉之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遂人職主六遂六遂之民在遠郊之外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今不言六遂者舉近耳若六遂之中有此孝者則亦稱之也　兄弟親戚稱其慈也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親疎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　僚友稱其弟也僚友同官者也弟者事長次第之名孝子能接同官有所次序不敢踰越等級故同官之友稱之　執友稱其仁也執友執志同者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瑳故其見仁恩之心而稱之　交遊稱其信也交遊汎交也結交遊往本資信合故稱信也熊氏云然此五句上始州閭下及交遊亦其次也前孝後信又爲差序

略舉五者餘行可知不敢受賜者心也不受由心故有五稱也　見父之執者此亦承爲人子之事也明非唯見交遊爲善乃徧至父友也自上詣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恒言不稱老廣敬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悖行孝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

疏

正義曰此一節亦明人子事親之法遊方習業及汎交之禮亦各隨文解之　恒言不稱老者老是尊稱若其稱老乃是已自尊大非是孝子卑退之情故注云廣敬言廣者非但敬親因敬親廣敬他人或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二十以後年長倍已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　注謂年至孝弟　正義曰人年三十而要於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二十加冠成人責以爲人父爲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爲人父之端又內則云二十乃能敷行孝弟可責以孝子之行故二十於四十約之爲倍年也以二十未合有子故鄭云爲人父之端有子道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謂年二十於三十者全倍者父事之半倍故兄事之也兄事之則正差退而應行也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謂並行而差退若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不能敷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王制云父之

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者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則脅於鴈行也然則以此肩隨而推之上云父兄事之豈是溫凊如親正言其或行來坐席推前相類耳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者謂朋友居處法也羣朋友也子夏曰吾離羣是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於異席也　注席以至所尊　正義曰熊氏云知四人爲節者以此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案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加萑席尋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食饗不爲槩

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祭祀不爲尸

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爲其近危辱也

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慎之事各隨文解之此明孝子居處閨門之內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不然　居不主奧者主猶坐也奧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其名爲奧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一坐不中席者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今不云上席而言中者舊通有二一云敬無餘

席非唯不可上亦不可中也一云共坐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常居中故卑者坐不得居中也　行不中道者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也　立不中門者中央有闑闑傍有棖棖謂之門楔今云不中門者謂棖闑之中是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之而行也　注謂與至異宮　正義曰凡上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爾若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則不禁所以爾者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已故也云不敢當其尊處者四事皆尊者之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者爾雅釋宮文郭璞注云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孫氏云日光所漏入東北隅謂之宧孫氏云日側之明是宧明也東南隅謂之窔郭氏云隱闇也云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者證有異居之道也　食饗不爲槩熊氏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大夫士或相往來設於饗食槩量也不制設待賓饌具事由尊者所裁而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　祭祀不爲

尸者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爲也　聽於無聲者謂聽而不聞父母之聲此明人子常禮也　視於無形者謂視而不見父母之形雖無聲無形恒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也　不苟訾不苟笑者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爲也　注爲其至後笑　正義曰危解不登高不臨深辱釋不此言不笑也云君子樂然後笑者引論語證不苟笑之事也此是公明賈荅孔子云夫子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

辱親也　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父母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不有私財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自謹慎其身不許友以死反不得有私財之事各隨文解之不服闇者服事也謂不行事於闇

存不許友以死

中也一則爲卒有非常二則闇中行事好生惡死故孝子深戒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謂不許爲其友報仇讎也親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父母存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父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　不有私財者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爲

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飾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不言凡者若仕者或遇凶荒雖親存亦須素服非要在親沒故不言凡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者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太父母存冠衣純以繢若有父母無太父母則純以青若少而并無則乃純素也故親存者不得純素也

注　爲其至以青　正義曰引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證冠純有吉凶之別也縞冠者薄絹爲之玄武者以黑繒爲冠卷也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故縞冠玄武玄武是吉縞冠爲凶明吉凶兼服也何胤云繒裹卷武也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又證有素爲凶也當祥之日朝服縞冠祥祭之後則縞冠素紕何胤云素紕謂緣冠兩邊云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引證不純以素之事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

疏　正義曰上言有親而不素此言無親而素者也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當室謂適子也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也然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所以爾者通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唯當室但嫡子內理蒸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爲注會證凡孤子悉同也

崔靈恩云指謂當室者不當室則純采所以然者當室之孤內理蒸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示哀也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略耳 注早喪至以素 正義曰三十以外遭喪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言雖是除喪未三十不得純采若至三十則亦采也故云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也然注前解適子後引深衣似崔解也深衣不言冠者從可知也

幼子常視毋誑 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

童子不衣裘裳 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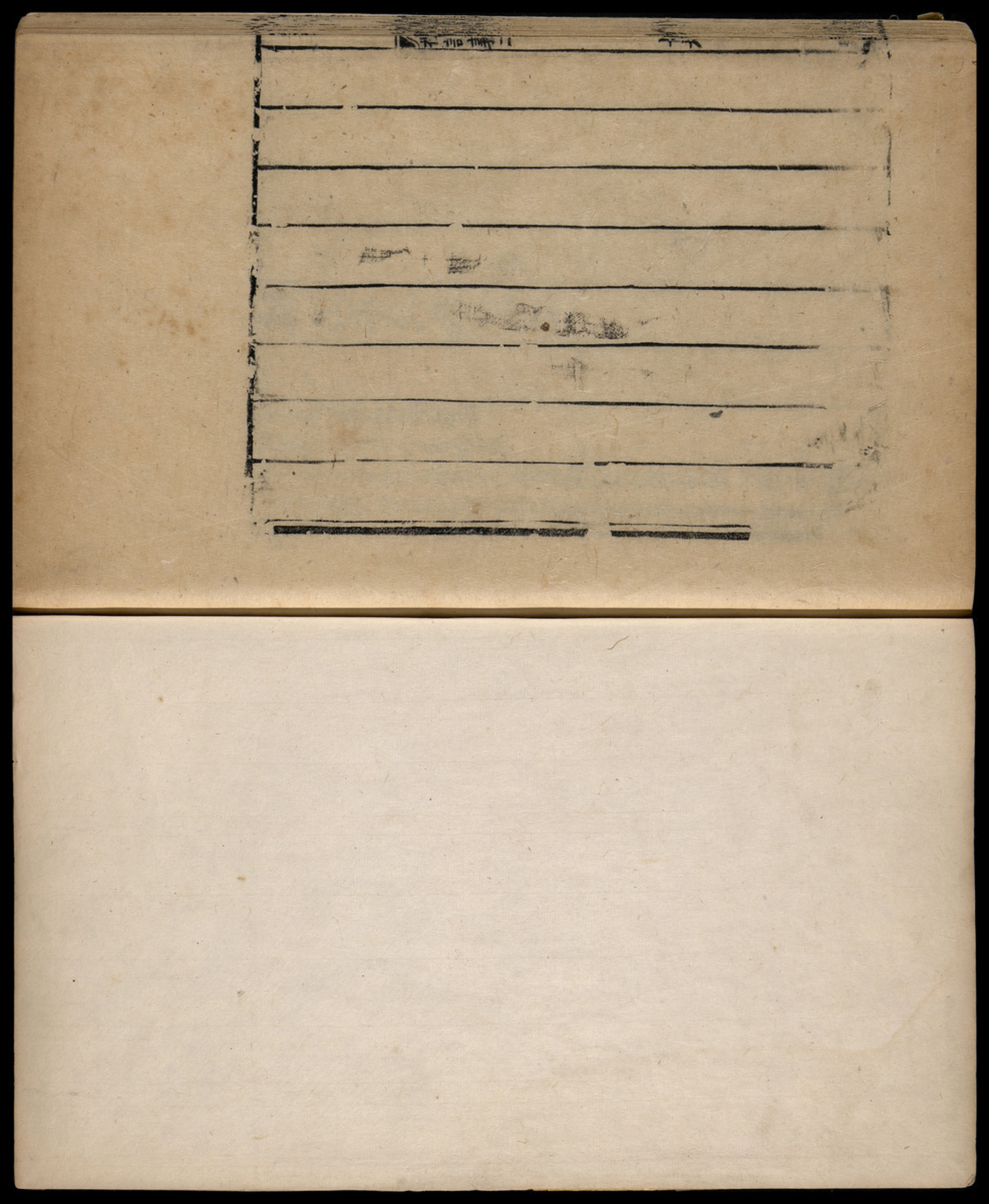
立必正方不傾聽 習其自端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

負劒辟咡詔之 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

則掩口而對 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教子及衣裘裳之法也各隨文解之 小兒恒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恐即學之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 注視今之示字 正義曰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已來觀視於物作示傍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故鄭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也是皋今以辨古昏禮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視作示俗誤行之言視正字也言古之以物示人作視字爲正故云視乃正字今文儀禮應爲古視字乃作今示字故言俗誤也 童子不衣裘裳童子未成人之名也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並不著也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 注裘大至便易 正義曰使不堪苦者熱消陰氣則不堪苦使也此童子不衣裘裳二十則可故內則云二十可以

衣裘帛國君十二冠則裘裳早矣女子十五許嫁者則亦衣帛詩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是初生暫行此禮　立必至而對　立必正方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者非唯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教之提攜謂牽將行時因牽行之又教之爲節也奉長者之手爲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張逸云說其見與行之法也　負劒辟咡詔之者豈但在行須教正在抱時亦令習也負謂致兒背上也劒謂挾於脇下如帶劒也辟傾也咡口旁也詔告也長者或若負兒之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以告之也不正嚮之令氣不觸兒也亦令見長者所爲而復習之也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以告教之也此長者之爲也此負謂兒在人背上曰負兒在懷中亦稱負謂兒負之故內則云三日始負子注云負之謂抱之

注　口旁曰咡　正義曰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食已循咡覆手謂弟子食訖以手循覆於咡故知是口旁也　則掩口而對者嚮長者告語之此是童子答長者童子雖未能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爲之其禮以爲後法掩口恐氣觸人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氣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